

1828年末,在莫斯科舞蹈教练约赫尔的舞会上,普希金第一次遇到娜塔丽娅·冈察洛娃。16岁的娜塔丽娅号称莫斯科第一美人,她1.73米的高挑个子,身材优美,长着一头浓黑的头发,五官端正,容貌有如古希腊雕像。她的出现令群芳失色,普希金第一次见到她,就一见倾心,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。后来他们又常常在舞会上见面,普希金还有机会去她家做客。

娜塔丽娅的曾祖父是彼得大帝时代有名的企业家,经营造纸厂、帆布厂、纺织厂、铸铁厂等好几个工厂,可谓家财万贯,可是到了娜塔丽娅的祖父手里,由于挥霍无度,家境渐渐衰落下来,到了父亲手里,又因为父亲生病,家道进一步衰落,难以给待字闺中的娜塔丽娅一份丰厚的嫁妆,这就是娜塔丽娅虽然长得如花似玉,却嫁不出去的原因。而普希金虽是贵族出身,但家境并不富裕,人长得黝黑矮小,却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诗人。1829年4月,普希金托人向娜塔丽娅的母亲老冈察洛娃求婚时,老冈察洛娃就犹豫再三,一直到次年4月,这件婚事才终于定了下来,此后,由于财产和费用问题一直拖到1831年2月普希金才和娜塔丽娅办了婚事。娜塔丽娅温顺多情,



家乡一脉水系,宽约百米,称为“靖江”。先前,河两岸荒着,少见有人去那里转悠。前些年修成了沿河的公园,绿树成荫,花香鸟语,亭台长廊,宝塔石山,一条塑胶跑道蜿蜒其间,天气温和的时节,公园里,练声的、练拳的、摆弄器乐的、散步的、跑步的、遛狗的,随处可见。这种变化,在各个城市近年来都可以看到。

我时常会去江边站一站,望一望波光粼粼的水面,虽然没有“逝者如斯”,或者“人生长恨水长东”之类的感叹,但缓缓行进着的水流,确实会引起无名的思绪,扰动些许内心的波澜。

午间,我又来到江边。南方的冬天,零下的气温是少有的,中午阳光的照射下,气温总在十多摄氏度。就在河边,我发现了奇异的景观。江岸上的一株老柳,竟然绿条依旧,身姿飘逸,传递给人一种春天的气息;水边一片芦苇,芦头一色发白,蔚成壮观的秋景;只有沿途几棵落叶的树木,光秃秃的,说明现在是冬天了。更多的树依旧是葱茏的,橘树、松、柏就不必说了,那些樟树、桂树、杜英和杨梅也都未凋零。这样一种四季交织起来的景致,虽然是南方的景色,却也让我生出一些联想。譬如说,人生进入老年,有有点像进入了冬天,是会有些荒凉的吧?可是这老年的人生,未必就没有了春意,没有了秋思,没有了夏的热烈。想起妻

虽然没有个性,却很热情,是一位贤惠的妻子,普希金也变得庄重稳健,通情达理,十分宠爱妻子,婚后两人过着美满幸福的日子。但是好景不长,7月份,有一天普希金在皇村公园散步时遇到了皇帝和皇后夫妇。尼古拉一世早在两年前就垂涎于娜塔丽娅的美色,

这次见面,又把娜塔丽娅称赞了一番,马上决定让普希金去外交部档案馆工作,年薪五千卢布,还让他们去宫中跳舞。1833年,尼古拉一世进一步委任普希金为皇官侍从官。普希金对此感到屈辱,因为他早已不是担任宫中侍从的年龄,沙皇此举只是为了让娜塔丽娅去宫中参加舞会,好跟她跳舞。皇帝的“宠爱”立即引来了种种流言蜚语。

祸不单行,1835年秋从法国来了一个浪子,名叫丹特士,他是个保皇派军官,在法国没有碰到好运,想来俄国碰碰运气。途中他遇到了荷兰驻俄公使黑克仑,两人十分投机,黑克仑立即把丹特士收为螟蛉。黑克仑是个喜欢搬弄是非、阴险狡猾的老冈察洛娃女婿,老冈察洛娃就犹豫再三,一直到次年4月,这件婚事才终于定了下来,此后,由于财产和费用问题一直拖到1831年2月普希金才和娜塔丽娅办了婚事。娜塔丽娅温顺多情,

尽到做妻子的全部义务才会感到幸福。”因此两人之间始终没有发生过越轨的行为。

丹特士和娜塔丽娅的关系自然引来了许多非议。许多彼得堡官僚早就恨透了普希金,正唯恐天下不乱,在丹特士的义父黑克仑策动下,便纷纷给普希金寄去匿名信,诬陷他戴绿帽子。普希金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,立即向黑克仑提出要和丹特士决斗。黑克仑舍不得失去他的义子,便唆使丹特士和娜塔丽娅的大姐叶卡捷琳娜结婚,以说明丹特士爱的是卡捷琳娜,而不是娜塔丽娅,从而使这场挑战得以平息。但没想到丹特士和叶卡捷琳娜结婚

以后,更以姐夫的名义变本加厉追求娜塔丽娅。事态进一步发展,流言蜚语更加沸沸扬扬,匿名信又来催命,在无数政敌推波助澜之下,普希金的名誉大受伤害,普希金不得不再次要求和丹特士决斗,黑克仑害怕事情再拖延下去会影响自己的外交生涯,终于答应让丹特士去决斗。

决斗于1837年1月27日(俄历)在彼得堡郊外进行,尼古拉一世知道这件事,但未加阻止。决斗以十分苛刻的条件进行,决斗者相距只有十步,丹特士开了枪,击中了普希金腹部。普希金当即倒下,但他仍忍着左臂支撑起身体,向丹特士瞄准开枪,结果丹特士十分幸运,铜纽扣救了他的命,他只受了轻伤。受伤的普希金由友人送回彼得堡,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,只能以鸦片镇痛,以水蛭治疗。29日(公历2月10日)普希金终于不治身亡,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陨落了,世界上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诗人。普希金的死引起了社会的震动,一群群市民赶来吊唁。成千上万人涌向普希金家里,哭声惊天动地。当局害怕群众的悼念会引起巨大的风潮,于是急急忙忙在2月3日(公历2月14日)子夜由宪兵“护送”着将普希金的灵柩运往他父亲在普斯科夫省米海洛夫村的领地,并严禁举行任何祭奠活动。2月5日,普希金的遗体由老朋友屠格涅夫和自幼陪伴的老

中国人用毛笔写信的习惯,坚持了两千多年,语文课本里还一度收入了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、林觉民《与妻书》等。可惜或可恨的是,中国人的情书差不多也写了两千多年,但随着书信的“皮”之不存,情书之“毛”也将无处依附。文学体裁中似乎欠缺了书信体的美文。

旧时只要识点字的文化人,在恋爱中没有情书的参与是不可能的。因为情书是爱情的催化剂,生米要煮成熟饭,情书就好比是添柴或浇油,至于用“文火”炖还是“烈火”烤,那就看各自的功力了。传统的小脚女江文秀遇上留美的大博士胡适之,尽管不识几个字,也要努力写半页情书来表达真情。这封几个字据说错别字倒有好几个的情书,却让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看了很开心,专以小诗记之:“病中得她书,不满八行纸。全无要紧话,颇使我欢喜。”

推崇新文化的那批文学大师,其实个个都是情书高手。就说胡适吧,他那句“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,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”,即是极有诗意的情话,胡适此言最初可能是写给红颜知己曹诚英的,但之后他也时常手书此句送人,据说晚年胡适在南津的客厅,就挂着这句诗的风采,可见胡适对此情话的喜欢。记得钱锺书好像说过,大意是“说情话和拍马屁一样,都不方便有第三方在一旁冷眼旁观

的”,就是当事者往往浑然不知,而旁人已觉太肉麻而受不了也。鲁迅先生是比较讨厌这种“浓得化不开”的情话充斥于报刊的,他自己生前编辑出版的情书集《两地书》,特意将一些两人间的肉麻称呼删改掉,就是怕别人读了受不了。所以大多数的情书都是身后公开的,胡适去世后,他的美国红颜知己韦莲司将一百多封胡适给她的书信交还于江冬秀,请求转胡适纪念馆妥善保存。这封信都是英文写的,江冬秀自然看不懂,数十年后经学者编译出版,令世人大为惊讶,原来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交往了五十年!其中情感之浓郁、语言之亲密、相思之炽热,是任何情书中的顶格,真如胡适所言:“醉过才知酒浓,爱过才知情重;你不能做我的诗,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。”

曾有人戏言,有的作家是依靠恋爱史才进入文学史的,譬如徐志摩、朱生豪等。此话当然是玩笑,但徐志摩的情话和朱生豪的情书确实为人所津津乐道,《爱眉小札》中的一句“你的眼睛很美,但是我的眼睛更美,因为里面有你”,简直夸赞到了极致。朱生豪也是绝顶的情书高手,他给宋清如写

悄悄话,天真美好不知人间辛苦。水仙自然也是香的,清冽中带点醉意,和它香味接近的还有风信子。风信子种球养在水里时还看不出花的颜色,等花开不啻猜谜,我喜欢紫色、蓝色和粉色,这也是最常见的颜色,于是常常猜中。喜欢风信子,多半是因为它的名字,好像

大扫除,采购年货,团圆年夜饭,全家老小新衣新帽要齐整,父母亲友礼物红包要周到,自己还想抽空去美容烫发美甲美睫……迎新春,真是每天忙得不亦乐乎。树木的年轮在四季交迭中又长了一圈,越冬的候鸟已在温暖向阳之地强健飞翔。对我来说,迎接新春还有一样比较私人又必不可少的物事,那就是年宵花。

蜡梅是最早插在白色瓷瓶里的,这花器口细颈短肩宽腔狭,既被称为梅瓶,果然与蜡梅的瘦骨横枝最是相得益彰。一朵朵油黄透亮的花儿,无需绿叶衬托,兀自枝头美丽,半开全开乃至骨朵儿都有一种全不媚俗的清冷感,可蜡梅的香气又是那样的善解人意熨帖心肺,只消几个呼吸便看到了冬日暖阳中起舞飞扬的细雪、远方白了头的山峦。水仙也是必不可少的,每天搬到阳台底下,倘有一花开,其后便会接连不断冒出新花相伴。黄绿白,水仙的独特配色,自有一种生机勃勃的娇俏,花型又简单又精致,像穿着洋装的可爱少女,三三两两紧贴着说

道:“不要愁老之将至,你老了一定很可爱。而且,假如你老了十岁,我当然也照样老了十岁,世界也老了十岁,上帝也老了十岁,一切都是一样。”真是温柔入骨。钱锺书是公认的语言大师,写情书自然不逊于人,但也不会轻易示人。不过钱锺书留下的那句“没遇到你之前,我没想过结婚。遇见你,结婚这事我没想过和别人”,堪称经典。萧红说:“我不能选择怎么生,怎么死,但我能决定怎么爱,怎么活。这是我要的自由,我的黄金时代。”我们过去有所谓的“孤篇盖全唐”或“一词压两宋”的神话,现在,这些情书中的金句,当属“一句顶一万句”式的情话。

我时常以为,最能激发才情的地方似有两处,一是文人打笔仗,二是情人诉衷肠。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拿下对手,前者是对方不服不重要,赢得众人之心即可;后者是旁人怎么看不重要,只要赢得芳心就行。文人中完全靠情书拿下女友的至少有两例,那就是郁达夫和沈从文。因为在之前这两位追女友的事,都不被旁人看好。王映霞号称“杭州第一美女”,而郁达夫是家有妻室的半老头,且颜值堪忧;张兆和在中国公学读书时,追求者

众,分“青蛙”和“癞蛤蟆”两档,据说沈从文排为“癞蛤蟆十三号”,希望非常渺茫。然而郁、沈两位毫不气馁,就凭一封封如雪片似的情书,一句句如鸦片上瘾般的情话,攻下爱情的城堡。郁达夫那时追王映霞,白天到学校去等她下班,约出来吃个饭,逛个街,亲个嘴,晚上一回到家就忙着又写信了。沈从文追张兆和也是,情书写了一大摞,害得女学生把状都告到校长室,放今天绝对对是违规骚扰要开除,幸好那时遇上的是开明校长胡适之,他反而劝张兆和说:“他是真的喜欢你,非常顽固地爱着你。”而张兆和当时则斩钉截铁回道:“我是非常顽固地不爱他!”可是姜还是老的辣,沈从文的情书也确实写得漂亮,像“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,行过许多地方的桥,看过许多次数的云,喝过许多种类的酒,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试问有几位少女能经得住这样美妙的句子?在强大的情书攻势之下,顽固不爱的张兆和最后还是架不住,终于发出了“乡下人,来喝杯甜酒吧”的允婚电文。

其实,情书的功效是有阶段性的。王映霞和张兆和被追时,都不满二十的年少,那是最容易被打动的少女之心,也是接受情书的最佳时刻。若是过个十来岁,不管你什么甜言蜜语、花言巧语,可是“老娘不吃这一套!”

以后,更以姐夫的名义变本加厉追求娜塔丽娅。事态进一步发展,流言蜚语更加沸沸扬扬,匿名信又来催命,在无数政敌推波助澜之下,普希金的名誉大受伤害,普希金不得不再次要求和丹特士决斗,黑克仑害怕事情再拖延下去会影响自己的外交生涯,终于答应让丹特士去决斗。

决斗于1837年1月27日(俄历)在彼得堡郊外进行,尼古拉一世知道这件事,但未加阻止。决斗以十分苛刻的条件进行,决斗者相距只有十步,丹特士开了枪,击中了普希金腹部。普希金当即倒下,但他仍忍着左臂支撑起身体,向丹特士瞄准开枪,结果丹特士十分幸运,铜纽扣救了他的命,他只受了轻伤。受伤的普希金由友人送回彼得堡,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,只能以鸦片镇痛,以水蛭治疗。29日(公历2月10日)普希金终于不治身亡,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陨落了,世界上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诗人。普希金的死引起了社会的震动,一群群市民赶来吊唁。成千上万人涌向普希金家里,哭声惊天动地。当局害怕群众的悼念会引起巨大的风潮,于是急急忙忙在2月3日(公历2月14日)子夜由宪兵“护送”着将普希金的灵柩运往他父亲在普斯科夫省米海洛夫村的领地,并严禁举行任何祭奠活动。2月5日,普希金的遗体由老朋友屠格涅夫和自幼陪伴的老

仆尼基塔陪送,在三山村附近的圣山修道院下葬。诗人之死不是偶然的,正是由于普希金一生坚持的反对沙皇专制制度,他那些自由诗歌引起保守集团的仇恨和恐慌,才导致了这场悲剧。

2025年2月10日是普希金逝世188周年,谨以此文作为对伟大诗人的悼念。

果子终于被撞落,来年又有一棵新苗破土而出。新的一年不能辜负的花,还有梅花、樱花、银翅、紫藤、海棠、牡丹、荷花……根本数不清。而此刻,我的年宵花还有一些正在不远处旁观,在春风里孕育。窗外一棵玉兰长得很高,树冠正与我站着眉目齐平。夏日,浓浓绿荫映入窗内,秋天,枯叶很快飘落光,成百上千灰绿色毛茸茸小桃子般的辛夷会慢慢长大,直到来年春天一夜之间满树芬芳,绚烂得像一个最好的梦……这个过程很长,现在,那些美好和梦都还在沉睡,那股春天独有的生机却已然在天地间浮动。风雨雷电酷暑严寒,新的一年依旧如此,花儿们默然又本分地孕育、开放、凋零,不悲不喜。除了花和果,它们带来的,还有最珍贵的——希望。

想起廉颇故意多吃饭,我不禁莞尔。老年人的童心未泯,保持朝气,往往被人赞为难得,其实,这也是理应如此的。金庸小说里的“老顽童”当然有艺术的夸张,生活中的情形是不相同的,童心往往被故意压抑着。陈平原回忆《“读书”时代》“倒读历史”的金克木先生,也

称他为“老顽童”,说他做学问之余,打棋谱、玩电脑,八十多岁还每天作文不辍,给《读书》杂志写稿子。每有客来访,金先生笑语欢声,纵论古今。进入老年谁说就一定荒凉呢?我曾观看过老年合唱团的演出,团员年龄多在七八十岁,一个个精神饱满,穿着一色的服装,音色清亮,见不到一点的暮气。

听见人说“花无百日红”“人无再少年”;也听见人说“莫道桑榆晚”“最美夕阳红”。平心而论,人生犹如四季,是十分自然的。无论你更喜欢哪个季节,都无法永久停留在那里,而到了晚年,你却可以四时皆备。年龄不应该妨碍一个人的年轻态和进取心。

“生物多样性”的倡导者爱德华·威尔逊,青年时从事蚂蚁的研究,中年时提出“社会生物学”概念,九十多岁还全力投入生态保护运动,他自称“终生都在探险”。生命不息,探索不止,是人生的又一种选择,也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。

还有银柳、富贵竹,用来挂小福字、小铃铛和红绒布的小柿子。蝴蝶兰、红掌、仙客来之类,往往是亲友馈赠的礼物,像扎着蝴蝶结穿了新裙来家里做客的娇憨小姑娘,都是怠慢不得的。金橘、北美冬青、火棘,如果碰到长相精神的,也不妨来一盆。那些结实饱满的果实,仿佛永远不会凋落,但它们其实更适合长在野地里,鸟儿们在此栖息打闹,熟透

的命,他只受了轻伤。受伤的普希金由友人送回彼得堡,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,只能以鸦片镇痛,以水蛭治疗。29日(公历2月10日)普希金终于不治身亡,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陨落了,世界上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诗人。普希金的死引起了社会的震动,一群群市民赶来吊唁。成千上万人涌向普希金家里,哭声惊天动地。当局害怕群众的悼念会引起巨大的风潮,于是急急忙忙在2月3日(公历2月14日)子夜由宪兵“护送”着将普希金的灵柩运往他父亲在普斯科夫省米海洛夫村的领地,并严禁举行任何祭奠活动。2月5日,普希金的遗体由老朋友屠格涅夫和自幼陪伴的老

仆尼基塔陪送,在三山村附近的圣山修道院下葬。诗人之死不是偶然的,正是由于普希金一生坚持的反对沙皇专制制度,他那些自由诗歌引起保守集团的仇恨和恐慌,才导致了这场悲剧。

2025年2月10日是普希金逝世188周年,谨以此文作为对伟大诗人的悼念。

果子终于被撞落,来年又有一棵新苗破土而出。新的一年不能辜负的花,还有梅花、樱花、银翅、紫藤、海棠、牡丹、荷花……根本数不清。而此刻,我的年宵花还有一些正在不远处旁观,在春风里孕育。窗外一棵玉兰长得很高,树冠正与我站着眉目齐平。夏日,浓浓绿荫映入窗内,秋天,枯叶很快飘落光,成百上千灰绿色毛茸茸小桃子般的辛夷会慢慢长大,直到来年春天一夜之间满树芬芳,绚烂得像一个最好的梦……这个过程很长,现在,那些美好和梦都还在沉睡,那股春天独有的生机却已然在天地间浮动。风雨雷电酷暑严寒,新的一年依旧如此,花儿们默然又本分地孕育、开放、凋零,不悲不喜。除了花和果,它们带来的,还有最珍贵的——希望。

情书高手不再有

管继平



已事顺遂 (篆刻) 周建国

想起廉颇故意多吃饭

陈大新

想起廉颇故意多吃饭,我不禁莞尔。老年人的童心未泯,保持朝气,往往被人赞为难得,其实,这也是理应如此的。金庸小说里的“老顽童”当然有艺术的夸张,生活中的情形是不相同的,童心往往被故意压抑着。陈平原回忆《“读书”时代》“倒读历史”的金克木先生,也



听见人说“花无百日红”“人无再少年”;也听见人说“莫道桑榆晚”“最美夕阳红”。平心而论,人生犹如四季,是十分自然的。无论你更喜欢哪个季节,都无法永久停留在那里,而到了晚年,你却可以四时皆备。年龄不应该妨碍一个人的年轻态和进取心。

十日谈

两位年轻的女子,是如何在这典型的郊外经营着一派都市风的咖啡店呢? 人随春好 责编:蔡瑾 郭影